

我們上那兒去

世界語運動，自從開始直到現在，已經有了整整四十六年的長時間了。我們世界語學者只於應用傳播方面確曾出過相當的力，也就有了相當的成績；至於實現和平的理想却絕少成功，甚至簡直可說是完全失敗的。

當初柴門霍甫（Zamenhof）創造世界語原是以消弭戰爭，促進世界和平為終極的目的，他說：

“Al la mond'eterne militanta

Ĝi promesas sanktan harmonion.”

「它對這永久戰爭的世界

允許給與神聖的和諧。」

我們學習世界語，傳播世界語也不僅只當世界語是一種中立的言語，國際的補助語，還當它是消弭戰爭促進世界和平的工具。這樣，原來創造者的理想便已成為每個世界語學者的理想了。

這理想特別給我們以一種力，一股熱，使我們發生「同志愛」，彼此結合得格外親切，而且慫恿我們努力我們的偉大的事業。

然而，這四十六年來，我們的理想竟可以說得絲毫未曾實現。

“Forte staras muroj de miljaroj

Inter la popoloj dividitaj;”

「在被分隔了的許多民族中間

有幾千年的牆壁堅固地立着；」

這牆壁我們絲毫不曾撼動它，依舊堅固地立着！這樣失敗的原因想來是很多的，其中有的實在是我們自己的錯誤。現在讓我們先來自己批判一下罷。我們已

往的最大的錯誤是：

(一)不堅定，

(二)中立，

(三)走錯了路。

怎麼是不堅定呢？譬如說罷，一九一四年八月第十次萬國世界語大會正要在巴黎開會，一切都預備妥了，各國的代表也已經到了許多，不幸帝國主義的大戰突然爆發，大會因此沒有開成，更不幸竟有不少的赴會的世界語學者隨即各自趕回本國，上戰場，為祖國的光榮作戰。大戰時候，在德國和法國都放散着許多世界語的戰爭的宣傳品，那些當然是出於世界語學者的手筆。更沒有所謂「同志愛」，「人類愛」！更沒有所謂世界語的神聖的理想——和平了！那些世界語學者全都叫洶涌的愛國主義的洪濤給捲了去了！

這是舊事，且說些新近的事罷！去年「九一八」事件發生後，中國世界語團